

沈从文提携文学青年

鲁先圣

沈从文的文学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但沈从文所为人敬重的,还不只是其文学成就,他扶持文学青年的古道热肠,也让人景仰。

当年,沈从文主持《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时,已是誉满文坛的作家。而当时萧乾还是一个文学青年。他去拜访沈从文,请教一些问题。沈从文很喜欢这个有才华的青年,谈话结束以后,去一家饭馆请萧乾吃饭。沈从文用秀丽的毛笔字写了菜单。临走,萧乾希望保留这个菜单作纪念。沈从文手一挥说:“不用,我以后会给你写很多信的。”此后,沈从文果然给萧乾写过很多信,而且总以“乾弟”称呼萧乾。

萧乾这时已把写小说当作人生目标。他在1929年和1930年的《燕大月刊》上发表过小说《梨皮》和《人散后》,但自己并不满意,渴望得到沈从文的指导。沈从文告诉他:“文字同颜料一样,本身是死的,用它就会

活。作画需要颜色且需要会调弄颜色。一个作家不注意文字,不懂得文字的魔力,有好思想也表达不出这种好思想。”

沈从文对语言的这种认知,深深影响了萧乾。他明白了:“字不是个死板的东西。在字典里,它们都僵卧着。只要成群地走了出来,它们就活跃了。活跃的字,正如活跃的人,在价值上便有了悬殊的差异。”

有一次,萧乾问沈从文一个一直困扰自己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写作?”沈从文告诉他:“因为我活到这世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地写作,没有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和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个

道德的努力。……生活或许使我平凡与堕落,我的感情还可以向高处跑去。生活或许使我孤单独立,我的作品将同许多人发生爱情和友谊。”萧乾骑车回燕园的路上回味着沈从文的肺腑之言,暗下决心,在文学道路上,要像沈从文那样埋头苦干。

不久,萧乾满怀激情地创作了一篇名叫《蚕》的小说,并认真抄写之后寄给了沈从文。这一天是1933年9月29日。一个月之后,《大公报》用前所未有的篇幅,发表了《蚕》。这是萧乾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篇小说,而且发表在很有影响的《大公报》副刊上。作为一个文学青年的萧乾,在燕大文科楼的阅报栏看到《大公报》的时候,起初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没过几天,萧乾收到沈从文的信,说“有一位既聪明又高贵的小姐”要见他,因为

那小姐说《蚕》是沈从文主编《大公报》副刊两个多月来她读到的最好的小说。星期六下午,萧乾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大褂如约到了沈家,才知道那位小姐是赫赫有名的一代才女林徽音。他把萧乾引进林徽音著名的“太太的客厅”。从那时起,萧乾成了“京派作家”中年轻的一员了。

萧乾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其最早的几篇小说,全经沈从文之手,发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1935年,萧乾大学毕业后,在沈从文和杨振声介绍下,进入《大公报》工作,后来萧乾接替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

“八一三”事变后,《大公报》缩版,萧乾被遣散。他流亡到武汉投奔沈从文。沈从文为他找到栖身之处。当时,沈从文和杨振声等人还在进行中小学教科书编纂工作,遂让萧乾参与其中。

这份真挚的友情,也让萧乾没齿难忘。

根据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藏书楼》(辽宁出版社2001年)说法:在汉代,“藏书人数众多,数以万计;藏书规模普遍较小,盖因书源匮乏所致;个别藏书大家崭露头角,若刘德、刘安、蔡邕等因种种便利,搜罗甚富,远超前代私藏”。当时是写本时代,书籍皆由简牍和丝帛制成,简牍繁重,占据空间大;丝帛昂贵,普通人用不起,故普通学人藏书规模较小。晋汉代官学、私学皆发达,国家实行“通经取仕”政策,这就刺激了莘莘学子藏书、读书的欲望。因此,嗜书好学、藏书者众矣。

灿若繁星的汉代藏书家,其藏书来源主要有:1.躬亲抄录。东汉藏书家桓谭《新论》中记载:“余同时佐郎官有梁子初、杨子林好学,所写万卷,至于白首。”可以肯定地说,当时规模较小的藏书爱好者,其藏书多为自行抄录所得。2.友人所赠。前文讲过的医家阳庆,将自己所藏医书秘方,全赠予仓公;再如蔡邕赠书给王粲。3.祖上所传。例如孔鲋、孔腾、刘向、刘歆、班氏家族的藏书,皆来自祖上。4.皇帝赏赐。《后汉书·窦融传》载:“(光武)帝深嘉美之,乃赐(窦)融以外属图及太史公《五宗》

《外戚世家》《魏其侯列传》。”唐虞世南编《北堂书钞·卷101》“赐书”条引《东观汉记》记载:“章帝赐黄香《淮南》《孟子》各一通。”5.书肆购买。例如文不识、曹曾皆因家富而购大量藏书。当时已有书铺,西汉末年,著名学者扬雄撰《法言》中记载:“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后汉书·王充传》记载,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此处“市肆”即指书肆。还有在市场摆地摊售书者,《后汉书·刘梁传》记载,刘梁“少孤贫,卖书于市以自资”。亦有在市场专为人抄书赚钱者,晋王嘉《拾遗记·卷6》载,安帝时,王溥“家贫不得仕,乃挟竹简插笔于洛阳市佣书”。

“佣书”即作佣工为人抄书赚钱。其实,汉代私家藏书来源五花八门,或兼而有之,我们所做归纳,不过是便于叙述。总之,无论怎样获取的图书,藏书家们对藏书都有着特殊的情怀。他们聚藏图书,传播文化,各自演绎着多彩的藏书人生,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汉代私家藏书之来源

陈德弟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北宋名臣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这一名句,千古传诵。据考证,根本没去过岳阳,更没登上过岳阳楼的范仲淹之所以能写出形神兼备的《岳阳楼记》,主要原因是得益于一幅画——好友滕子京托人带给他的《洞庭晚秋图》,范仲淹由此触景生情,浮想联翩,思绪万千……

前不久,笔者偶然看到央视某节目里谈到一幅国

画——傅抱石的《强渡大渡河》。傅抱石同样没有涉足过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所在地——四川省石棉县的安顺场,更无前期准备,也属“闭门造车”。从接受约稿到最终完成创作,傅抱石“临时抱佛脚”,总共用时两三个月。《强渡大渡河》画面气势磅礴,陡峭的崖壁下,汹涌湍急

的水流中,一叶小舟负载着18名红军先遣队队员,横亘于惊涛骇浪之间,勇往直前。据业内人士披露,傅抱石之所以能创作出《强渡大渡河》,凭借的是查阅相关史料和采访老红军战士后,脑海中产生的大致轮廓,再加以饱满的艺术想象力。成语“身临其境”,往往

被用来形容某件作品带给读者或观众的视觉感受,而对于该作品的作者来说,其创作前提则有赖于“切身体验”,即身临其境的体会。但显然,一个功力深厚的作者,在广泛涉猎的基础上全情投入,也完全能够“心领神会”“异想天开”,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很好地完成创作。

这其实是另一种切身体验,叫“心”临其境。

“心”临其境

祁文斌

认可了“90%说”。史特金首先诚恳地表示,在他看来,90%的科幻作品的确应该归于垃圾的范畴,但这对于科幻文学来说并不是一种耻辱,因为在这

史特金的辩驳

三希堂

个世界上的任何领域,90%的东西其实都属于垃圾范畴。所以我们不应该去过分注重“垃圾”那90%的庞大占比,而应该更加专注那10%的精品。这就是著名的“史特金定律”。

面对看似很有道理,甚至是披着“科学”外衣的蔑视与嘲讽,我们该如何应对?直接回击,不但效果不好,还会给自己的形象、修养减分。史特金的反击相当精彩,承认缺陷比例的存在,而后说明这一领域的缺陷比例,与所有事物的缺陷比例完全一致,从而将不怀好意者的无知和内心的阴暗彻底暴露在了公众面前。此外,还顺带创造了一个经典定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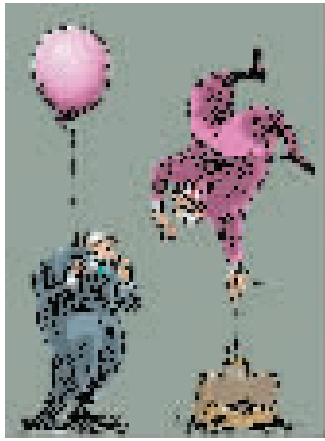
“大刀向拙稿错处砍去”

杨建民

启功先生与中华书局,有着长期工作及出版专业性的联系。1971年,他接到通知,到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编辑部,主要担任校对《清史稿》的工作。由此,他与中华书局结下了不解之缘。

启功先生的著述,学术含量高,文字又畅通练达,是受当时出版社关注欢迎的。譬如一部《汉语现象论丛》,中华书局接受出版过程中,启功先生与责任编辑之间,配合一直和谐。对编辑提出的意见,不论是内容观点的问题,还是行文表述的建议,甚至小到标点,他都愿意充分考虑。据编辑记述,他在一封信中,诙谐地说:“抗日时有一歌中有句云‘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过去和现在的事实表明,刚愎自用、真理在握的思维方式转化为行为方式,将以肉体的殒灭和心灵的禁锢为代价书写一曲文明悲歌。”

整理和研究为主的出版社,这类著述学术专业性较强,一般情况,印数较少,销售也慢,其利润也自然有限。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丛》出版后,考虑到这些方面,在编辑给他开稿酬时,他提出不要出版社支付现金,而希望把所有稿酬都用来买书。买来的书,少数送给他,其余几百册《汉语现象论丛》全数留在编辑室,以便赠送需要此书的专家或读者。后来编辑作文说:“我明白,先生是在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为中华书局分忧,支持中华书局工作啊!”



格言画 杨树山画

最惨的破产就是丧失自己的热情。——阿诺德

画家之死:创新与固守

苏祖祥

《我的名字叫红》这部小说“三线”齐头并进:凶手谋杀画家和众人寻找凶手是最为显性的线索,细密画家为苏丹制作肖像画是推动情节发展的因素,黑与谢库瑞的爱情故事是最为温馨的部分。毫无疑问,黑这个人物在这几条线索中处于贯穿经纬的作用。正因为此,我把黑称作是第一小提琴手。

作为文明中最为敏锐的部分,艺术特别是绘画最能见出一个族类的灵性和创造性。当然,这种灵性和创造性并不是可以永远在一个自足的封闭体系内发育成熟,而是在一种动态的交流状态中才能达到充满活力的状态。古希腊文明以米诺斯文明为根基,吸收埃及文明、苏美尔—阿卡德文明和腓尼基

文明的精华部分,形成了理性文明。希伯来文明的神性精神为这一理性文明灌注灵性,从而牵引着人类文明,得以发展到一个向神性无限靠拢的境界。

不能说威尼斯画派一定比细密画低劣,当然也不能说细密画就是绘画艺术的顶点。一旦到了一种自诩最高、排斥其他艺术样式、拒绝接受其他艺术滋养的地步,那么不光是艺术上陷入固步自封、难以丰富多样的泥淖,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也将进入一种唯我独尊

的偏执。悲哀的是,波斯人威利江先生以纯洁细密画、清除异端的浸染为借口,残杀高雅先生和姨父大人,似乎在印证文明的固步自封首先就是从艺术上的排斥异端开始。

过去和现在的事实表明,刚愎自用、真理在握的思维方式转化为行为方式,将以肉体的殒灭和心灵的禁锢为代价书写一曲文明悲歌。

人文经典

《我的名字叫红》阅读随笔之三

中华书局是以古籍